


另一个版本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更伤感，更现实，更无奈……

愤怒地相爱

感受着抵死缠绵的美好，又经历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冲击，在人生混乱的版式上，如何才能编排好我们的爱情……



叶眉 著

 华文出版社

另一个版本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更伤感，更现实，更无奈……

愤怒地相爱

叶眉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地相爱 / 叶眉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75-2458-1

I. 愤…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4730 号

书 名: 愤怒地相爱

标准书号: 978-7-5075-2458-1

作 者: 叶 眉

责任编辑: 宋军占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s.com.cn>

电子信箱: hwcbc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787mm × 1092mm 1/16 开本 14 印张 200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01 和女主编意外 SEX 001

我正不知该哄她还是该道歉时，
周微忽然侧过身来劈手给了我一个耳光！

02 王八蛋，我怀孕了 008

我和欣欣卿卿我我时，
周微正在痛苦地挣扎着呼唤我。
想到这儿，我忽然有点心酸。

03 选题外泄 017

忽然，
我看到一本杂志的封面大标题
跟我们正在做的一期居然一模一样！

04 是谁泄密 026

她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不可能蠢到把自己做的策划一个字不差地卖了，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稿子是怎么跑到别的杂志上去的呢？”

05 今晚，我想醉一次 034

我无法猜出王总和周微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但坊间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形容主编和老总之间的关系：
要么非常对立，要么非常暧昧。

06 再见，周微 045

她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但我的后背却一点一点湿了，
热热的，那是周微的眼泪。

07 内奸外援 050

这期杂志的稿子在进入终校时，才发现有三篇大稿子被《物质女人》抢先登出来了。杂志社有内奸是肯定的了。

08 是周微!! 058

一个闪念间，我想到的是杨小飞。第一眼看到对方，我也以为是杨小飞。但是，她不是的。她比杨小飞瘦，眼睛比杨小飞大。是周微!!

09 爱已说出口 065

我只穿了一个短三角裤头，睡衣都没有穿。周微进来后，把眼睛转到了别处。

10 假戏真做 071

周微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她要求我不要乱吹口哨，小心地问：“你妈妈会不会看出来是假的呢？”

11 抵死缠绵 079

第一次和她做爱时，纯粹是突发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但这次不同了，这次是爱，真的爱，抵死缠绵。

12 杨小飞 084

昨天的事，依她的个性，肯定很后悔跟我说出那些话，但她今天就可以装得什么事也没有，好像一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13 四面楚歌 089

这顿晚餐，我们吃得很缠绵。周微吃一口，又夹一口菜到我的嘴边，我一匙一匙地喂给她喝汤，心里却感到有些酸楚。

14 我爸和她妈 099

我爸一进门，本来慢条斯理的他忽然笑着急步走过来，紧紧地握住了周微妈妈的手。

- 15 辞职** 104
 我不能说自己有多崇高，
 但是，我总不能让心爱的女人左右为难吧。
- 16 “视频门”** 113
 愤怒，就在这一刻喷发了。
 我像一头被人涮了的败兽一样……
- 17 到底是谁** 119
 我原以为是杨小飞处心积虑地拍下了周微和王总在一起亲热的镜头，
 却不成想“视频门”的主人公是杨小飞本人。
- 18 较量** 127
 因为周微和杨小飞背对着我，我只看到了杨总的笑，
 他的笑，怎么说呢，让我有一丝烦躁。
- 19 谁是谁的爱人** 133
 我坐了起来，用手轻轻地擦去杨小飞脸上的泪，
 情难自禁地把她搂进怀里。
- 20 新一轮的期刊大战** 141
 周微，
 你真的要玩死自己吗？
- 21 公主就业** 149
 大家好像都变成了没有情感的动物，
 周微更是把女的当男的用，把男的当牲口用，把自己不当人用。
- 22 《I》的封面要替换** 155
 我看了一下办公室三面墙上的版式，
 忽然感到一阵头晕，
 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扶住了桌子。
- 23 为谁买醉** 162
 自由的，自在的，
 有一点儿脱离常态的轻度的疯狂。

24 车祸 171

从没有开得这么快过，
我不断地超车，超车，心跳得要崩溃了一样，
早上和一上午的不安感觉，原来是因为周微。

25 丑恶的真相 181

“你分析得没错儿，
但是，更可怕的不是这个事件本身，
而是发生这件事后的一些事情。”
那天晚上，我听到了工作以来最丑恶的真相。

26 杨小飞这个女魔头 189

“我已经决定辞职了，
至于改版，你另请高明吧，
你不开除我，我谢谢你，但我自己开除自己总行吧。”

27 触不到的周微 194

等到了五点，
里面的男男女女陆续地向外走。
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怕错过了一个可能性。

28 杂志江湖 199

杨小飞肯定没有想到，
自负又急于证明自己的她这么快就弄得四面楚歌，
她根本不知道杂志江湖的水到底有多深。

29 背水一战 207

一招不对，都有可能全军覆没。
已经没有任何转身斡旋的机会了，
你不能停刊整肃，
你只能在原来的残局上，落子无悔。

30 再见周微 215

一束光，追着周微，她后面的幕墙上，
“我要的物质是时尚的，我要的时尚是环保的”慢慢亮了起来。
全场欢呼。



那天也该着出事儿。

从印刷厂一出来，主编周微说：“向东，我们去喝酒吧。”

我说：“好。”

酒后我送她回到住处。她喝多了，把她放到在床上，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帮她把外衣脱下来，酒吧里椅子谁都坐，屁股上不定沾了多少细菌呢。我这人对女人没有洁癖，但对生活细节有点轻微洁癖。没办法，帮人帮到底吧。

周微穿了一条泛白的紧身牛仔裤，没想到绷得那么紧，我轻轻地拽竟脱不下来。

我用力一脱，哗！连内裤一同下来了。

我一下子傻了，周微的那个部位，突兀地露在面前，黑的黑白的白，视觉冲击太强烈了。我感到自己的脸“腾”一下烧起来了。

我试着叫了一声：“周微！”

她“嗯”了一声，用力拉了下我的手。我没有准备，竟一下子顺势扑到她身上去了。她嘴里喃喃地念叨着什么，我都听不清了。

我穿了一条运动裤，她隔着裤子准确地抓住我那话儿，往她自己那里拼命按。

那天太突然了，我无法控制局面。

关键时刻，我想抽出来体外，可她死死地抱住我的腰，不断地冲撞着，我感觉自己像被强暴似的。

我和周微，居然在同一时间达到了高潮。

隔了几分钟，她翻身到了我上面，又要。

做完后，她很快就睡着了，一只手还搭在我的胸前。

那天之前，我与周微同事半年，她做主编，我做美术总监，她没有把我当男的，我也没有把她当女的，彼此没有一点点男女之间的感觉。

在她眼里，我有点不学无术，仗着家里有点权势，硬是上了川美，毕业后，在别人四处乱窜找工作时，我轻松进入这家集团做这本赢利杂志的实习美编，转正后就成美术总监了。不过这美术总监听着是个官儿，可手下只有一个图片编辑。

以前的那个美编与她配合不错。她用人比较恋旧，为了让我尽快适应她，天天盯着我加班，还常冷嘲热讽地说：李向东你自己看看，你画的什么版，狗屁。

但这个主编有一点好，不装。我们加班时经常一起喝酒。除了做上下级，我和她做酒友还是很快乐的，因为我喜欢酒，而女孩子能装的太多，能与我对饮的更是没有几个。我们在一起可以像哥们儿一样喝酒，彼此从未失过态。

那天周微男友正式通知她，与她分手。可前一段好像说是今年十一结婚的。看来这件事对她刺激不小。不然我不会任由周微喝成那样的，我又不是小人。

那晚周微第一次在我面前醉酒。醉酒后我们意外地做爱，局势无法控制。

我本来想休息一下就离开的，但眼睛不听使唤，一下子睡过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一看周微也正在睁



开眼睛。靠！生物钟都这么准时。幸好是周六，否则肯定双双迟到。

她看到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然后看到自己一丝不挂，又哗一下躺下把被子盖在胸前。我心想，摸都摸了，做也做了，还这么害羞。我眯着眼睛望着她，其实是不知说什么好。

我正不知该哄她还是该道歉时，周微忽然侧过身来，劈手给了我一个耳光。就算酒后无德，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错儿？想到这儿，我毫不留情地劈手回了她一个耳光。在周微的目瞪口呆中，我穿上衣服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回到租住的公寓，我一边把昨晚穿的运动衣裤扔在洗衣机里，一边狠狠地冲洗着身体，尤其是下边，我重点用了两遍强生浴液。

昨晚明明她主动的，最后却打我耳光。要说在她打我之前，我还在后悔当时不该帮她脱裤子的话，那么现在却一点也不后悔了。大不了我换一个部门，以后再也不与她照面就是，也免得尴尬。

我得好好睡一觉。昨晚没有睡好，周微睡着的时候，尽往我怀里钻，搞醒了我好几次。

但是电话响了，我一看是老总的号码。接不接呢？周六找我准没好事儿。我咳嗽了一下，接了起来。

王总让我立即去编辑部。去编辑部搞什么，所有的版面不都下厂了吗？而且昨天一直跟到开印才出去喝酒的。难道周微告了我的状不成？不会吧，告了我和她做爱，那对男人无所谓，对女人怎么说，也不好听吧？我一边想着，套上一件T恤和牛仔裤，就冲出去了。

到了老总办公室，周微也在。我不想看她，但还是先偷偷瞄了一眼，她的眼睛是肿的。是因为和我做了爱后悔哭的？

我们背后都叫老总王大嘴，因为他特别能煽动下面的人做事，许诺年底达到多少发行指标，就发多少多少奖金，可没有一次兑现。

“你们干的好事！”没等我问，老板气呼呼地吼了一句。

我一怔：周微说了我们上床的事？难道王总要主持正义？

很快我就将这个推断否了，因为他把一本杂志扔到了我的脚下。

原来，印刷厂印到3万本的时候，发现杂志封面上一个重要标题出了错：把“娶一个酒量相当的草根太太”，打成了“取一个酒量相当的草根太太”了。

做这期封面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竟忘了漏白，印刷厂出样时，工人发现刊名印成一团黑，便开车到杂志社让我改过来。我从小就是白字大王，重新敲字时，竟把“娶”敲成了“取”。周微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王总气得小眼睛都变大了：“叫你们去监印，叫你们监印就是这样看着的吗？”

如果要是3万本全出去，就会成为期刊同道的一个笑柄。如果就此全部重印，那损失可就太大了，够我不吃不喝赔3年的。但好在事前发现了。

周微终于把头转向了我，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现在就去印刷厂，重印吧，我先给印刷厂厂长打个招呼。处理你们的事，开会研究定。”王总又狠狠地骂了几句，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处理“你们”，也包括周微？

来不及多想，我和周微又一次把注意力放在了同一件事上，又一次一起去位于郊区的印刷厂。我开车，她坐在边上望着前方，一言不发。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和尴尬。

好在路上没有几辆车，喜欢休息的成都人这时候多数还在梦中，比平时开车快多了。到了印刷厂，一群工人围过来跟周微打招呼。我到电脑前开始改封面，周微在边上盯着。她的嘴里还有些微的酒气，长睫毛忽闪着，离我脸很近，居然有一点舒服。切，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

我不敢分神，只一会儿就改好了。这次，我和周微等到封面出来，第一本杂志装订、签印后才离开。

此时时间已经是周日凌晨零点10分了。

周微看也不看我，一个人走在前面。回去的路上，周微仍是一



言不发。

我闷闷地想，男女间不论以前如何，只要一过了性的界限，那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我在大学里没有好名声，女孩子们喜欢和我玩，我也好像没有喜欢过她们中的哪一个，美院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疯，我可不想跟她们玩真的。再说我还小，今年才25岁，我妈说我这个年纪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适合我。

所以，我跟女孩做爱很熟练，对她们的心思却懒得去想，反正我也不想娶她们。和周微做爱，不在我的正常生活中，是个意外。

刚毕业时，我去北京闯荡过，说起来丢人，一周后就回来了。周微是北京人，为了跟男朋友在一起，北师大毕业后就跟他来成都了。她好几次喝酒时跟我说，她一点也不喜欢成都，成都人太懒散，不适合做事。我当时就反驳过她，因为听着麻将声长大的我，就喜欢成都。外地人说在飞机上就能听到成都的麻将声，那是羡慕。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服吗？而且哪个外地男人不羡慕成都男人啊，漂亮女孩子随处可见。

记得有一次喝酒，周微说：“老李（她一喝酒就把我当哥们这么叫），长得像你这样的男孩子，虽然在成都算是不错的了，可在北方却是一抓一大把。”她用手做了个大把抓的动作，把我逗笑了。

我接过话说：“所以，像你这样的外地女孩到这里，是会有压力的，当心男友被这里的女孩翘走。”

这话说了没多久，就是昨天，周微的男友果然通知她，自己正式被翘。

想着，已到了周微所在的小区罗马广场。我说，我送你到门口吧，听说这里后半夜不太安全。周微什么也没说，没说等于就是默许。

我们默默地进小区，上楼，她开门，我转身下楼。

我可不想让周微看不起，我对她可没有任何企图。再说，她有点偏瘦了，做爱少了点肉感。谁知道她是不是假装正经呢？

下到三楼半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一声惨叫。

紧接着，周微跌跌撞撞地冲下来扑到了我的怀里。周微人虽

瘦，可她的冲力却差点把我撞到楼下。

我问：“怎么了？有鬼？”

她在我怀里抖得像片树叶，半天才说：“门是开着的，里面好像有人。”

啊？小偷进去了？

我担心她这一叫把里面的人惊动了，冲出来我的命不也完了吗？我可不想当什么英雄，邻居也可能听到她的尖叫了，不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吗？我想报警，可楼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我大着胆子向上走，楼道的感应灯亮着，周微在我后边，紧紧抓住我的手，乖乖地跟着不敢出声。

这个小区听着好像很现代，罗马广场，其实是旧城区。楼道的灯忽然又灭了，我吓得赶紧用力跺了一下脚。

门虚掩着。

我飞快地分析了一下，如果里面有人的话，早就冲出来了，谁还会在里边乖乖等着你报警啊。这样一想，我马上不怕了。于是挺身而出，猛然打开门内的开关，我前一天刚来过，这个开关的位置很熟悉。

里面并没有什么人。但是，好像比昨天空了不少。

周微随后进来，她看着房间里的变化，半天没有说话。

房间里除了床还在，冰箱、一个25吋的液晶电视，还有影碟和DVD都没有了，书架也空了一大半。

我说：“这个小偷蛮有文化的嘛，书和碟都顺手拿走了。”

周微还是不说话。

“报案吧。”我建议道。

周微的眼睛红了一下，小声说：“不用了，是他搬走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他”指的是她分手的男朋友，便不再说话。我这人有一个优点，就是懂得适时闭嘴。我觉得男人话多不是好事儿。

周微冲我笑了笑，说：“坐吧，我去给你冲杯咖啡。”

我说“好”。这个时候我也不好马上走。



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看她倒还正常，便说：“天快亮了，你早点儿休息吧。对了，别忘了让那小子把钥匙交回来。”

她呵呵笑了，有些凄惨：“钥匙在门口的鞋架上扔着呢，该拿的不该拿的都拿走了。他不会回来了。”

说着她拿起钥匙就要扔出窗外，被我抢了下来。要是被坏人拾到，她就真的危险了。

我说：“他走的时候门都不关好，要不明天我帮你把门锁换了吧？”

周微摇了摇头，说：“不用了，只有他有我房间的钥匙，现在没有人再进得来了。”

我说：“那好吧，你也早点儿休息。”

回到住的地方，我去冲澡，一边冲一边想，周微现在肯定趴在床上哭呢，估计都把和我做爱这个事儿忘了。这样最好。

不爱，做爱倒无所谓；但做了爱，这个人又是你的同事，又是你的上司，每天都要见面，这就很要命。

我和周微，上班后能像以前一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吗？



周一上班，却没有看到周微。我让助手小菲到我的电脑图库里找图片，为下期画版做准备。我坐在她的电脑前打CS，刚打几枪，还没有看清是谁开的枪，我便挂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没看到周微，我心里突然有一点紧张，她不会想不开那个吧？周一是编辑部全体成员开例会的日子，大家都很自觉地在这一天不迟到。

我犹豫着，是不是打个电话问问她，又感到不妥，我凭什么管我的上司来不来呢？

编辑部的小汪不敲门就进来了，我赶紧关了游戏页面。她说，李总监，主编出差了，她要你们美编室这几天找图片，再去电脑城看看有没有新的图库。

“出差了？去哪了？”我脱口而出后就后悔了，我关心上司的去向我有病啊。

小汪说：“我怎么知道，她给我发了信息，让我转告你。”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周微安排我做事，却不直接发信息，让一个小编辑来告诉我。这是明摆着要跟我拉开距离，我难道不知道我是我、你是你吗？伤我自尊。



晚上，哥们李彬来电话，约我去锦里，说是北京来了个画家朋友，让我去陪一下。反正也无聊，去就去吧。

晚上9点，我准点儿来到了锦里的莲花酒吧。说实在的，锦里这个地方，外地人到成都都指定要来这宵夜，其实这就是骗外地人的，无论从美学角度还是从人文角度，在感觉上都不那么对劲。

喝酒我愿意去“小酒馆”，那个地方有气氛，每次进去，如果想泡，就能泡到气质不错的女孩带回家过夜。与周微去喝的话，碰到有感觉的，走时偶尔也照样顺手带一个。周微这点好，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在工作上她对我指手画脚，可她从不对我的生活方式指指点点。

到了莲花，在小二楼的楼口，我看到李彬和一个长头发的男人笑着向我招手。

三个人点了一斤花雕，要了煮蚕豆、灯影牛肉等几样小吃，一起摆起了龙门。北京来的男人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在圈子里有些名气，他吸着“中南海”，说，他没钱的时候吸的是4元一包的“中南海”，现在涨了点儿价，他仍吸这个。有些习惯不能改变，口腔也是有记忆的。

有些习惯不能改变？周微也应该是的，又是那么恋旧的人，她和男友在一起做饭或做爱的方式，也是她习惯的吧？不然她不可能那么迷恋那个坏小子。

一个穿白衬衫的长发女孩醉醺醺地从我们桌前走过去。我想起那天晚上，我背着心碎的周微上楼，隔着白棉衬衫，她的两个乳房，在我后背上忽软忽硬，还有她的耻骨……

“喂！你想啥子哈？”李彬打断了我的走神儿。

那晚，以“中南海”被我们喝倒结束。

一周后，周微回来了。她在的时候，大家私下里叫她周扒皮，可她不在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心在散着，没着没落的。

开例会，周微问了我们的进度。

我告诉她，美编室的图片找了近200张，备选。新的图库还没

有出来，所以没买。

周微这一周去北京开期刊会了，并把封面摄影师的事搞定了，以后美编室再也不用为封面不到位发愁了。

听到一年的封面都有专人拍了，我和小菲高兴得不得了。周微的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表情淡定，让我感到我们之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一晃一个月就过去了，编辑部组稿编稿，美编室画版定封面，校对无误后进印刷厂，这个月的流程配合得如行云流水。据小汪说，主编对这期的稿子和版式都很满意。

我也松了一口气，这天下班的时候，打算好好地去哪儿放松一下。正要走时，接到周微的电话，她问我有没有时间，她想找我谈点事儿。

我假装自然地在电话里开玩笑：“主编要约我去喝酒？”

自从上次发生做爱事件后，我们再没有一起喝过酒。

她说：“见了面再说吧。”

我说：“好，那在楼下停车场见。”

我下去时，周微已经在车前等我了，社里给她配了一辆白色别克。她站在车前，脸色很白，看起来更瘦了。

坐进车里，我问去哪儿，周微不说话，望着窗外发呆了好一会儿。

转过脸来，周微说：“王八蛋，我怀孕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周微突然对我拳打脚踢。好在停车场在地下，再加上人都下班了，不会有人看到我被暴力袭击。

此时，周微就像一个无助的小女孩，泪流满面，长头发沾到了脸上。看她生气的样子，就差踢我的关键部位了。

她打累了，在我的怀里安静下来，轻轻地抽咽着。我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搂着她，不知所措。

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周微，一直以来，周微在我眼里都是一个大女人，不需要男人去指手画脚。就是与相恋4年的男友分手，对方又把家里搬得空荡荡的，她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我在心里诅咒她那个未婚夫，要不是他始乱终弃，我和周微之